

黄山云谷山庄营建简述^①

杨力恺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

1 清华建筑学院师生团队设计云谷山庄的契机

1979年，邓小平视察黄山并提出“一定要把黄山的牌子打出去”，改革开放的号角开始使这片古徽州的群山发生变化。彼时的黄山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成立的黄山管理处委员会以保护自然资源为核心的管理下，尽管完成了部分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积累了一定的营建经验^②，却因缺乏整体性的规划和前瞻性的目标而难以承受1979年作为景区正式开放后“黄山热”的突增客流。

1978年，受到安徽省邀请，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吴良镛等教授携同学生考察黄山并参与风景区规划工作，于1980年开展黄山风景区总体规划，1981年完成编制。规划中，云谷寺区域由于位于公路尽端与规划索道站点，需要承担交通枢纽的功能，因而拟建成“规模不大，但设施完善的接待站和游览区”^③。作为该地区接待住宿功能的空间载体，云谷山庄由汪国瑜、单德启两位教授带领的清华建筑学院师生团队设计，他们与黄山市设计院、芜湖市设计院合作于1983年完成了“黄山云谷寺200床旅游宾馆”（后更名“云谷山庄”）的施工图纸绘制。建成不久后，1994年山顶迎客松旁的玉屏楼发生火灾，为完成被烧毁建筑的重建设计工作，单德启先生一行再次前往黄山^④。

2 云谷山庄设计手法与特征

2.1 选址分析

云谷山庄位于黄山近山脚处旧有云谷寺区域，由北向南地坪海拔顺山势逐渐降低，北侧与交通枢纽、景观资源结合紧密，南侧则面向未开发的山谷低处。黄山风景区是占地160.6平方千米的茫茫群山，在大片未开发的自然环境

中，山庄的选址综合考虑了历史、规划、地域风格等诸多因素。

云谷寺区域位于黄山东麓，在周边近1000米海拔的高山中，该区域是海拔650~700米地势较平坦的小块盆地（图1）。明崇祯年间，在藩王与徽商的支持下，掷钵禅院（即云谷寺）得以建立，并一度成为黄山“四大丛林”之一，且为驻锡高僧最多的寺庵^⑤。然而在明清的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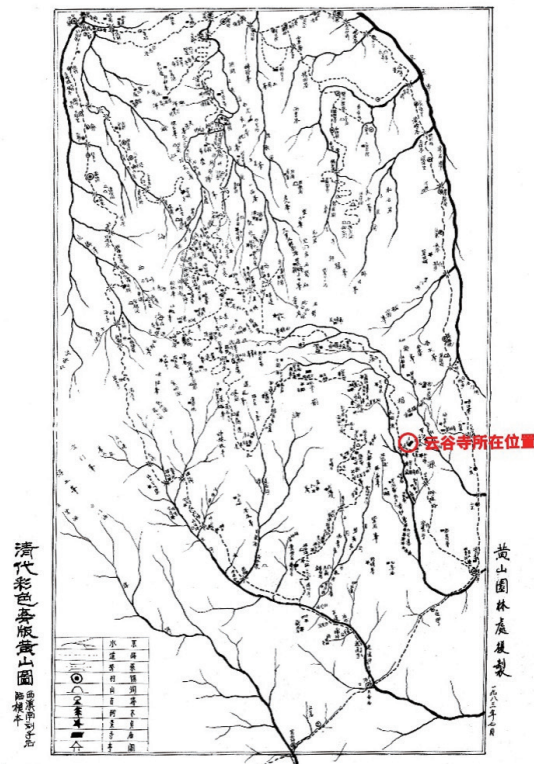


图1 清代黄山图与云谷寺区域相对位置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资料室 藏)

① 本项目受安徽建筑大学徽派建筑安徽省重点实验室开放课题“清华建筑学人关于皖南风景名胜区规划和徽派建筑设计的研思及实践”（HPJZ-2023-01）支持。
② 朱畅中. 黄山风景名胜区规划探讨[M]//中国圆明园学会. 圆明园3.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4：10.
③ 朱畅中. 黄山风景名胜区规划探讨[M]//中国圆明园学会. 圆明园3.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4：10.
④ 单德启先生回忆他们当时就住在山下的云谷山庄。源自单德启访谈，2023年12月27日，于单德启北京蓝旗营小区家中。
⑤ 柳雪. 明清时期黄山佛教地理研究[D]. 合肥：安徽大学，2018.



图2 群山中的云谷山庄
(作者自摄)

乱、火患与自然灾害中，黄山庙宇大多损毁，加之缺乏经济支撑，云谷寺也面临“山中无赖作耗，僧众莫支，以食田质诸豪右，……将弃院他徙”^①的窘境。1911年的火灾则使得云谷寺最终无存，但自明朝万历年间普门开山确定的山路格局仍有所延续，彼时作为四条山路之一——南路——重要节点的云谷，如今已成了集山下接驳车辆的终点站、后山步行登山路径的起点、客运索道站房、商业市集、管理服务设施等于一处的建筑群区，成为重要的交通枢纽。

然而从接驳车落客到步行上山或索道上山的流线中，云谷山庄这一云谷建筑群中唯一的住宿功能建筑却目力所不能及，原因在于其选址在流线引伸出的3米宽支路尽端，且在海拔大幅下降的位置，这是建筑师有意将其隐入自然、归于山水的结果（图2）。

2.2 建筑与细部设计分析

名为丞相源的溪流经过云谷，在下游形成九龙瀑等黄山重要的水文景观，其支流苦竹溪贯穿云谷山庄所在场地并将其划分为东西两区。地段内外的竹木溪石动辄岁过百年，复杂而既成意蕴的现状景观成为山庄设计考虑的重点（图3）。在“保石”“护树”“疏溪”“导泉”^②的蓝图下，设计团队采取了分散式的建筑布局，经过测量、标定原有景观资源要素，在保持自然格局的前提下（图4），将总面积约7800平方米的建筑体量分散于场地中，形成以廊桥、庭院、植被景观等有机连接的四片区域，与自然的紧密关联造就了山庄中屡屡出现栈道中赫然生长着3株林木的奇特景观（图5）。山庄呈现出被景观锚定的特征，同时景观也被建筑限定，模糊了自然造物与人造物的对立以及先后生长关系。

平面上客房的布置并不严格强调规整，而是在既有自然要素的限定下以及地形丰富的高低变化中，呈现出更加灵动的特质（图6）。同时这样的布局创造了诸多凹进凸出的墙体，破除了徽派白色墙面延续至三四层后可能形成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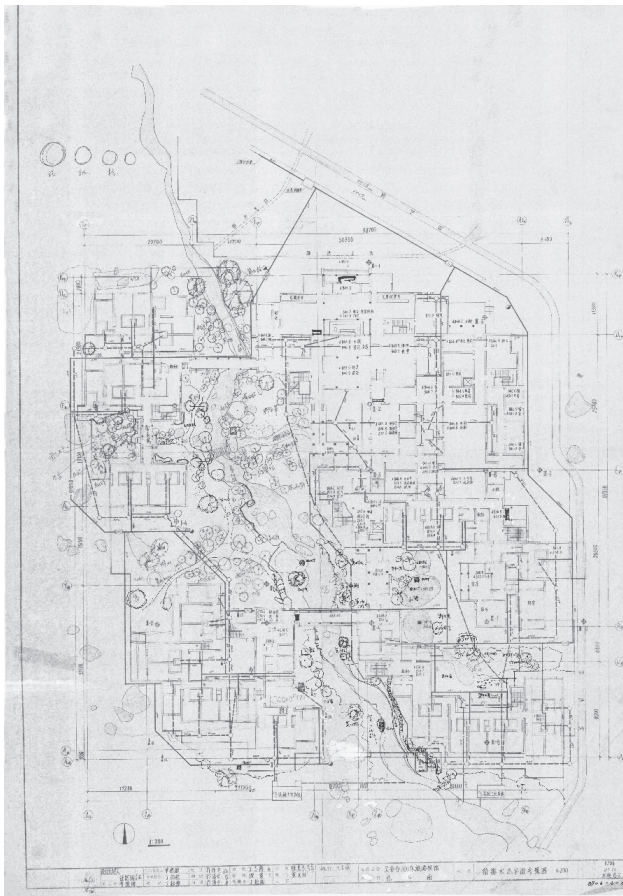


图3 云谷山庄布局与景观结合示意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资料室 藏)



图4 穿过场地的苦竹溪（拍摄时为枯水）
(作者自摄)



图5 山庄建筑与自然结合示意
(作者自摄)

呆滞感，并将周边复杂的景观环境进行划分与限定，在院墙的辅助下使之成为连续可感、引人探索的庭院（图7）。与错动的平面相匹配，室内常见二三步台阶的微高差，既是应对地势变化的建筑技法，亦使室外有着丰富高差变化的庭院氛围延续至室内（图8）。

四片区域的建筑群体量均控制在3~4层，整体形态随地形由北向南跌落，从被设定为主入口的北侧山路回望，屋顶与墙体顶端等构成的第五立面成为视觉的重点（图9）。

① 闵麟嗣《黄山志定本》卷二《建置》，民国24年（1935）安徽丛书编印处印行。

② 汪国瑜. 营体态随山势 寄神采以合院风——黄山云谷山庄设计构思[J]. 建筑学报, 1988(11): 2-9.



图6 云谷山庄平面图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资料室 藏)



图7 错动的墙体分隔
(作者自摄)



图8 山庄室内的微高差
(作者自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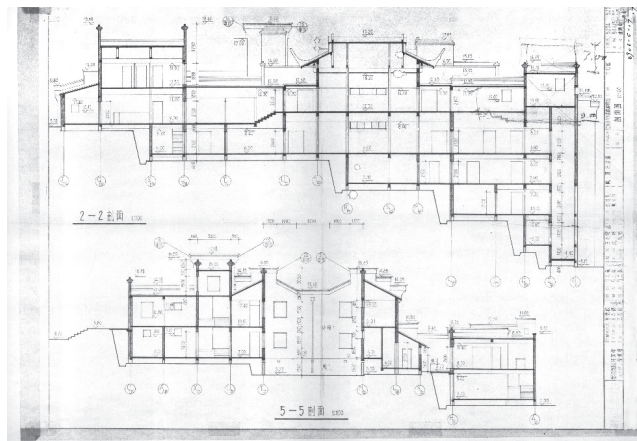


图9 云谷山庄剖面图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资料室 藏)

身处皖南黄山这一具有鲜明特征的文化氛围中，建筑理应向徽派风格作出回应。云谷山庄沿用了粉墙黛瓦的色彩质感、砖石木构的结构材质、向内收束的组织逻辑、传统常见的装饰题材。从中可见已然具有徽州符号意义的马头墙、徽式木雕与瓦片纹样、仅有黑白两色的屋顶与立面。当然也不乏得见当时颇具新意的木构件以及在新构造工艺下更加简练精致的细部形式（图10）。

因而云谷山庄的风格特征体现出的不是建筑师的个人审美意趣，而是其在在地性基础上对传统的继承与发展。

2.3 建筑师：汪国瑜、单德启

于1947年任教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彼时称营建系）的汪国瑜教授是该系创立以来的第一批教师之一，而于1954年入学的单德启教授曾经是他的学生，毕业后留校任教。二人在云谷山庄的设计与建造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据对单教授与汪教授女儿访谈的内容，在带领云谷山庄设计师团队时二人有所分工，汪教授发挥“导演”的指挥作用而单教授则主要负责更细化的设计与施工。出生于安徽芜湖的单教授为此组建起一支由安徽人构成的专业施工队伍，保证了云谷山庄的构造等细节“徽”而新。

20世纪80年代，以黄山开发为契机、云谷山庄为开端，二人在安徽尤其黄山地区开展了一系列建筑实践与新徽派风格的探索，并以此为题，“真刀真枪做毕业设计”，培育了多批清华建筑学院的学生，这批学生中不乏留校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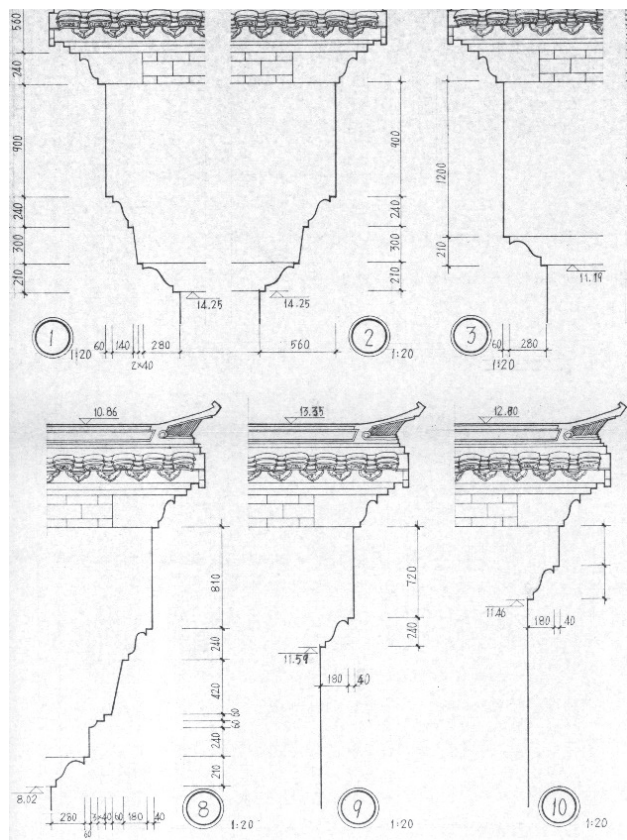


图10 马头墙构造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资料室 藏)

教、在地域建筑领域有所建树者。可见，云谷山庄营建的影响如波纹一样扩散开，延续至今。

3 新徽派对传统徽派风格的继承与突破

传统徽派建筑风格常通过较小体量的民宅、祠堂等体现，相关研究也往往集中在皖南乡村，在近代大型城市中则难以得见。其风格在建筑实践中逐渐销声匿迹的重要原因之一是自身难以适应日益增长的体量、结构、公共性需求。云谷山庄属于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地方风格主义建筑实践，尽管没有位于城市环境中，却拥有了传统徽派建筑不具备的体量与功能。被认为开创了“新徽派”风格的山庄回答了更大体量徽派建筑的形象问题、更复杂功能与不规整环境中的平面问题、脱离传统尺度肌理后空间的意趣问题。所谓“新”，在技术层面体现为运用新材料、新构造、新工艺等对原有符号性要素进行重构；在空间层面体现为运用更丰富的墙面错动、高差变化等将更大尺度的院落空间进行划分，以及庭院景观以更高频率出现在建筑内外。

作为新徽派的开山之作，黄山云谷山庄也成为后续黄山市甚至皖南地区建筑设计的标杆，在徽派聚落星罗棋布的城市语境中，其所定义的风格不仅延续了此地以往的建筑观感，也实现了传统建筑向更大体量和现代功能的转向。尽管位于群山环抱的自然环境中，其设计仍具有普适性与原则性的指导价值，因而成为被学习借鉴的新建筑典范，为勾勒现代意义上的皖南城市形象落下第一笔。

云谷山庄是黄山向旅游景区转型进行开发建设过程中的一环，为对以往及与云谷山庄同期建造的建筑中布局规划不合理、破坏自然景观等问题进行调整改善，彼时的黄山新建与更新并进^①，分别对应二者的狮林饭店与北海宾馆建筑群（贡阳山庄改造）的设计工作也交由单德启先生主持（图 11）。在接近山顶、被山体环境包围的景色中，设计不拘泥于粉墙黛瓦的语汇意象，而试图展现更接近山石的色彩、质感，取消建筑在自然场所中的视觉主体地位，因地制宜，避免了对云谷风格简单地复制挪用，得体地回应着新的命题，显示出单德启先生新徽派实践的地域风格现代转向朝着更广博、更深远的方向延续。



图 11 狮林饭店（近处）与北海宾馆（远处绿色安全网下，正修缮）
（作者自摄）

① 卢强. 复杂之整合：黄山风景区规划与建筑设计实践与研究 [D]. 北京：清华大学，2004.